

寫在前面

各位讀者惠鑑：

這裡想和大家談的與我們的企業無關，與可能的巨大機會無關。畢竟我們在後面準備了洋洋灑灑的五百多頁文件。（當然，也請特別關注風險因素章節）。

這短短一頁是向您講述康希諾從何而來，怎樣成長，以及我們將邁向何方。一切僅關乎於選擇。

記得那是十年前一個盛夏的午後，在加拿大多倫多郊區一個寬敞的後院中，我和一群疫苗領域的同事與好友們正在盡情享受夏日的家庭聚會。當天艷陽高照，家人與孩子們歡聲嬉戲；幾杯啤酒下肚（當然可能不只幾杯...），我們這群在國外疫苗企業從事多年研發和管理工作的中國人，不知不覺的又聊起了那些令人驚訝的差距，那些中國與北美在疫苗產品工藝、質量方面的巨大差距，而這些感受隨着那段時間我們頻繁回國考察而體會的愈發深刻。

我們都知道這個不可迴避的現實，但極少有人奢談去改變什麼 — 十幾年的海外求學與奮鬥，大家都陸續成為了跨國製藥企業的高管、令人尊敬的科學家。在這裏生活安逸，環境優美，工作穩定，收入豐厚，似乎是多少人的夢寐以求。捨棄這一切回國去重新開始，圖什麼呢？寥若晨星吧。

但是，我和我的摯友們最終做出了選擇 — 可能是無知者無畏吧，我們自己有時候回想起來也為我們當時做的這個大膽決定而訝異。

於是，她有了自己的名字 — 康希諾(CanSino)，健康，希望，承諾。也正是這個企業的理念與核心價值觀。她的英文代表了加拿大和中國（這個理所當然）。

暮然回首，這些年對我們而言最艱難的無關於工作、金錢、地位...，而是對家人的虧欠與愧疚。妻子與孩子們都在加拿大，而我們一年中只能和她們寥寥相聚幾次。每每想起孩子們的成長途中沒有父親，而妻子只能獨自一人頂着零下20度的刺骨寒風鏟走門前10英尺厚的積雪...內心無比苦楚。

2015年，我們團隊為埃博拉病毒疫苗的臨床試驗分批趕赴塞拉利昂。那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，條件異常艱苦，缺水少電。除了埃博拉病毒的肆虐，當地人民還時刻面臨着瘧疾、艾滋病等很多烈性傳染病的威脅，人均壽命只有40多歲。而令我們最感淒愴傷心的是當地人民對生活與生命的麻木。我們的司機甚至坦言，他遲早會死，不是因為埃博拉也會是因其他傳染病。

塞拉利昂司機的那句話深深震撼了我們每一個人。不僅僅在中國，在古老的非洲大陸，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，傳染病依然擊碎着無數人的希望、憧憬和可能美好的人生。而這其中的很多明明是可以疫苗來預防的。從那時起，我和我的團隊再一次作出了選擇 — 不僅僅為中國，也要為世界上一切困厄於傳染病的民眾而戰鬥。

這就是康希諾衝命而來，一路走到今天的故事。我們走上了探險之旅，也做出了一些艱難抉擇，我們全力以赴為大家呈現出今天的康希諾，我們希望能為人類與傳染病的抗爭用盡全力。無論您的決定是什麼，我們都誠摯的邀請您加入，與我們一起攜手改變這個世界。

一個更美好的世界。一個充滿健康、希望與承諾的世界。



Xuefeng Yu

